

面朝大海

李美皆

作为一名外来者，感受一个地方当然最好是通过味蕾和目力。

我有过一次关于吃海鲜的极为深刻的记忆，称得上饕餮，曾创下三天未吃任何陆地食物的个人记录。有人不吃水里的，尤其不吃螃蟹；光吃土里的，尤其是土豆。“土食动物”的解释是：土豆，那是多么端庄敦厚，土里的东西吃下去肚子殷实；螃蟹，那么张牙舞爪的东西，也有人吃吗？而我对于海鲜的钟情，跟“土食动物”恰是“反其道”就对了：吃海鲜，吃下去的是钟灵毓秀的“蓝色文明”呀。我甚至想起了贾宝玉的理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因此，更为自己找到了钟情海鲜的文学依据。我见了海鲜便清爽，见了土豆，就觉得要长肉——在全民减肥的时代，这才是硬道理。

那一次在某地吃海鲜，是伴随着声声欢快的尖叫，尤其那“结”在礁石上的小个头牡蛎连礁石一起端上来的时候。这牡蛎就是与礁石长在一起的，干脆连礁石一起砸下来了，烤礁石，就熟了牡蛎。食客像从向日葵花盘上剥葵花籽一样，一粒一粒剥下牡蛎，嗑瓜子一样磕了吃，这是多么

有趣的吃法。怎么吃跟吃什么同等重要，食物如果不仅好吃，而且好玩，那不更是活色生香了吗？

对于一位岛外来客来说，吃海鲜最好的佐料莫过于好奇心的满足。你首先得打破好多想当然，比如，不望文生义地把“藤壶”当作藤壶类植物，而是当作海鲜。“鹅颈藤壶”，又名“佛手螺”“观音手”“狗爪螺”“海鸡脚”，由这些名字，你就可以明白它是多爪的。在少见多怪的陆地客印象中，贝类不都是一个的囫囵壳吗？哪还会分出爪来！但这个叫“鹅颈藤壶”的家伙，就是在聊且视为“鹅颈”的囫囵贝壳下面，生出了些硬硬的爪来。这些爪里面没什么可吃的，对人没用；但对它自己的进化和生存，可能是很有用的吧？没准它们是保留自身物种存在的有力抓手。“鹅颈藤壶”吃起来感受复杂，头皮发麻，你得掰开一些死去的爪子，不敢进一步想象是什么动物的爪……你的嘴一边往下吃着，你的胃一边勉强地欢迎还拒着，难怪它有“来自地狱的海鲜”之称。但，这不也是一种好奇心的满足吗？不要以为自己吃了个鸡爪鸭爪鹅爪就穷尽了所有爪，你吃过螺爪吗？

说起吃螺，在海边的人家，都是

寻常事了，必须有点异象的才值得一说。比如辣螺，那种辣，有点烧，像吃了生石灰。注意，这辣不是川菜烹饪手段，而是螺天生的辣，如辣椒天生是辣的一样。再比如海瓜子，小小的颗粒，确如瓜子，当是慢慢酒的好菜。但明明就是混充瓜子的货，却有一个十分“萝莉”的名字：彩虹明樱蛤！这才是让你瞪目结舌的地方。我可能天生是热性体质，爱吃也能吃生海鲜，简直就是要把自己吃成生猛海鲜的劲头。吃海鲜图的就是一个鲜，那最鲜的，无疑就是生吃了。简单粗暴地说，鲜就是腥，怕腥就不要吃海鲜。生腌蟹，那腥得呛人的海洋气息，使很多外来客望而却步，我却大快朵颐十分过瘾。用酒生渍的醉泥螺，也是我的大爱。醉泥螺的吃法类似螺蛳，却不像螺蛳肉那么不爽快，涩涩的半天不肯出来；泥螺肉是滑滑的，嘴巴一嘬，嗖就进了你的嘴，鲜味弥漫。黄泥螺必须是长在无沙的泥涂中，如若有沙，吃起来就牙疼了。

大多贝壳类的生长处，要么在礁石，要么在滩涂，它们的生活是具有观赏性的，尤其那颇富喜感的弹涂鱼，可惜，我几乎不得见。那些采贝钩蟹的渔家绝活，往往也都有酷酷的劳动的美感，可惜我也不得见。我见

到的它们已经是海鲜。我想，海鲜一词，就是为食客准备的，是供应链末端的词汇；不会有渔人出海时心里想着：我要捉海鲜去。其实它们才是海的主人，可一旦上了陆地，就只有一个食物的名字：海鲜。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享用着海鲜，对海、对渔人、对海的主人们，充满感恩与愧疚。用这种方式，我也参与了生物链。而最终，一切都会归于大海。

村上春树说：“为什么一看海心里就会安稳呢？大概是因为坦坦荡荡什么都没有吧，一望无边的确很妙。”他说出了海的开阔和坦荡对于人的吸引力，尤其对于那些来自乌泱乌泱人头攒动各怀心机的大都市的人们。海是大陆的边缘，也是人群的边缘，越往海边去，人就越感到满是清气。往高处如西藏走，也给我这种满是清气的感觉。甚至，想起海边的朋友，都有一种来自遥远山海的撩动，使我升起来那里的欲望。

然而我知道，作为风景的海和作为渔人“庄稼地”的海，是很不相同的。渔人所感受到的海，更像家人般亲切，也更如易经八卦般玄机莫测。《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里唱：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这

田园牧歌的水乡景象，在海边的渔民看来大概像童话。海癫狂起来，就像一个妇人丧失了所有的矜持，那掀起的浪如妇人疯张的长发，似乎足以把一个小岛抛进海底，船就更不消说了。原本，岛就是固定的船，船就是漂漂的岛。

这一切，都是看风景的游客们看不到想不到的，他们看过了太多的桥，城市的高架桥已经像血管般密布，一座桥出现在哪里，他们都不会感到稀奇的。当然，我也是一个游人，一个略微有点深入的游客而已。

我曾沿着海岸线寻找风的行程。车行海边上，风呼呼地灌进来，似乎一个气态的海在与人拥抱。海与路之间，是山或树丛。它们不规则的阻挡，避免了对海的审美疲劳，车不停地走，人就不停地换一个地方与海照面。海在松下或礁石间，安谧地停泊着，贞静如少女，白色的浪花似少女的裙角，向着岸优雅飘拂。间或停车下来，360度感受风，那混合着海的气息的浩荡的山野之风，或者混合着山野气息的海大口呼吸。春山满满壮杜鹃，与海辉映，你在山海之间，恍惚间感觉生命亦是八面清风。一直走，一直感受着人交托于自然的快意。

流年剪影

杜子民

一九五九年，我父亲在泌阳县王店人民公社当书记，我在泌阳县王店七中读书。

那时，仲夏六月，热风习习，金灿灿的麦穗，随风摇曳，麦子熟了。

农村初级中学每年都有一个“三夏”假期，所谓“三夏”，就是夏收夏种夏管。其实，钩耕犁耙点瓜种豆，夏种是个技术活，初中生干不了，夏管更是学问活，初中生也干不成，对于我们这些初中学生来说能参加的只是夏收。

夏收主要就是割麦，豆熟一时，麦熟一响，割麦讲究的是一个时辰。放假的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便急匆匆回家找到镰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明天下地割麦镰刀利不利是件大事。我拿起镰刀又找来磨石，便往井边去。

我家住在公社大门外王楼村的菜园边上，三间青瓦盖边的草房，门前不远有一口水井。菜地浇水，周围群众家吃水，包括公社食堂用水，全靠这口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百年老井了。井边上放置一个用树段凿出的取水容器，两头拴上麻绳，当地人称之为水梆子。来往的行人口渴了，便拿起麻绳，掂起梆子从井中提出一梆子凉水，热天解暑透心凉，很是惬意。我取出水来，拿镰刀沾上了水，在磨石上磨了起来。父亲下班路过，拿过我的镰刀用手指轻轻刮了刮刀刃，摇摇头，从腰后取出他那把镰刀递给我，说，用我的吧。父亲这个基层干部与社员差不多，麦收时节身上随时带着镰刀，上山下乡，这村到

那村，走哪割哪。他这把镰刀锋利，据说是农具厂特意打造的。

王店七中规定，家在哪里就在哪里劳动。我家住在王楼村，每个假期劳动都要向王楼大队第一小队队长报到。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生产队的钟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翻身下床拿起镰刀向王楼村西头麦地奔去。

王楼大队第一小队男女劳动力三十多人，早早地来到了麦田地头。领头的队长名叫王军，人高马大，浑实有力，三十岁了没有老婆，光棍汉光棍苦，人送绰号王老五。王老五俨然部队首长站在田埂高处，威风凛凛，挥手指点着把大家分开依垅对照，分配得亭亭当当。大概不把我当成壮劳力，我被指定在妇女群里，左边王嫂个头不大嗓门不小，大声吆喝王老五，太阳快要烧着屁股了，开割吧！王老五镰头一挥，喊道，开割！

一声令下，金光闪闪的麦浪中，个个社员龙腾虎跃，争先恐后，在麦海中遨游。一袋烟的时间，麦子便在身后齐刷刷的倒下一片，熟练老道的庄稼里手边割边把手中的麦子顺势将成小把，整齐有序地排列在身后，等待又把装车上场。我站直腰来周围看了一眼，发现我已经远远的落在了大家的后边。挨边的王嫂回过回头来冲我一笑，镰刀顺势向右一撇帮我割了二垅麦。我心头一热，感到十分不好意思，于是弯下腰来挥动镰刀往前赶，一会儿便气喘吁吁汗如雨下，抬头望望仍然居后，我暗自埋怨自己不争气，下定决心加劲直追。割着割着，我突然

发现前边的麦垅断了，我直起酸疼的腰杆，打眼一看，眼前一个坟头堵住了去路。王嫂正站在前边冲我直笑，说，“鬼接头了，你好福气啊！”因为麦地中的坟墓而减少了劳动，当地农民称为鬼接头。其实我知道这个鬼接头的福气都是队长他们安排好的。正说着，队长王老五领着的几个已经割完包垅的棒劳力，来到我前头麦地，下镰就割。这样一来，剩余麦子全让他们割了去，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一片麦浪起伏的海洋，已经荡然无存，连绵的麦捆躺在地上，等待上场。

我实在太累了，望望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躺在坟头的草地上美美地舒展了腰。

王嫂和王老五队长却不能休息，他们正在张罗着大家的午饭。那年月王楼农民立下规矩，麦收时节的这顿饭马虎不得，绿豆汤白面包皮红薯面馍管个够还外加上两个咸鸡蛋。那年月吃上这种饭简直像过年。这样的生活几个月后，由于大旱成灾，这种吃喝管够的日子变成了泡影。第二年，防止由于饥饿而在割麦地里偷吃生麦仁撑死人，便成为三夏工作的一项任务。那天午饭，大家吃了个高兴，饭后分工，我留下来装车，这一伙人不多，除了车把式是壮劳力，其他大多是妇女和十来岁的孩子。这种活我还算凑凑和和，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我学着农民的样子拿起木叉，又干了一个大汗淋漓。

傍晚，我跟随着最后一辆牛车回到村里。车是铁轮车，俩牛抬单杠。老牛哞哞叫，给群众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花朝月夕

宫凤华

汪曾祺说他小时候，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纸。萤火虫在鸭蛋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栖居卤汀河边宁谧村落，蛙鼓阵阵的夏夜，有了流萤的缀饰，沉闷和燥热随风而去，平添几分神秘、几分诗意。

流萤用冰蓝之光穿透透墨黑夜，我的心里，总是漾满柔软与温情。萤火虫如蛸静、舒缓，古典而温馨，夏夜多了一份幽渺的情韵。萤光有一丝忧郁和薄凉的美，恍若一位身姿袅娜的江南女子，白底蓝花的衣衫，手拈素洁栀子，明眸善睐，如一朵粉莲，一尊宋瓷。

孩提时，一俟天黑，母亲就点上那盏煤油灯，捻子扭得小小的，光线昏黄黯淡。月光流淌，星空迷离，有一种邈远又幽深的空阔。篱笆小院是一只敞口器皿，盛满纯净的月光。我们躺在竹席上纳凉，哼着古老的童

一缕萤光夏夜幽

谣。院里的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栀子花沐着月光，恣意安然，倚风自笑。蛙声清透磊落，我们在月光下表里澄澈，梦境香甜。

祖父坐在木凳上，额头蓄满月光。“啦啦，啦啦”地抽着烟锅，抽出一番惬意，一腔豪情。他双手腾挪着编竹箩，斜睨着翻飞的流萤，讲车胤囊萤映雪的古事。我们支颐聆听，目光游移在湛蓝的夜空和葳蕤的枝叶间。夏夜小院里的那份亲切和温馨，笛声一样悠远。祖父就是一棵苍老古拙的苦楝树，浑身长满善良和悲悯的叶片。

夏夜寂寞而漫长，我们喜欢奔走于墙角、菜畦、草丛，捕捉几只流萤，然后装进一只瓶子里。睡觉时，挂在帐子上，再现“星长吟罢蛩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帏”的妙趣意境。月儿如盘如碾如碾，莹莹汪汪，要滴下玉液来。河边芦苇丛中成群的流萤，忽明忽暗，是圣诞树上装饰的彩灯，是银河里晶亮的星星。有时霍然飞动，像刮起一阵小小的旋风，旋转一圈，又飞回原

地。常见河两边菖蒲丛中的流萤聚集在一起，再现“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璀璨和壮观。

流萤在夜空中飞翔，提着吉祥的灯笼，寻寻觅觅。那美妙的形象和光影把深邃的夜色点缀得瑰丽而神奇，给诗性夏夜带来火热的生命激情和动感。这时会有芸娘一般的女子，在葡萄架下吴侬软语，轻罗小扇扑流萤，有淡淡的惆怅和寂寞。想起董小宛，腌野菜，调羹汤，熬蜜糖，风情摇曳，烟火生活中平添诗情和逸趣。庸常日子纯净如一抹清远的月色。

残月挂青桐，我总是倚着一棵刺槐树，凝望流萤划过寂寥的天空，幽幽碧光，给人以灵感和遐思。流萤发出冰蓝之光，抚慰一颗颗悲悯的心，成为生命一缕最纯净、浪漫烬落萤入帏”的妙趣意境。

流萤翩跹，是一幅色调明快的风情画，是一首酣畅淋漓的抒情诗。青露盈耳，清风入袖，清欢萦怀，我如人古画，自在妖娆，清雅又古典。这样的夏夜，我们很容易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



抬眼低眉

老屋的味道

王雨霞

你的微笑，像一池萍碎，在往昔的静水流深中沉沦；又似一盞旧茶，苦涩的香气在记忆中缭绕，倾注于故念的宣纸，晕染成永恒的味道……

老屋的微笑，我一直记得。青砖黛瓦间，墨色的门轻掩破晓的欢喜，一小丛旖子花在微风中摇曳，碧叶辉映，藏着遮不住的柔情。因为有爱，你笑靥如花。儿时的老屋，寻不着我曾经的微笑，嗅不到我长大的发香，留不住我离开时模糊的剪影。

那时，我伤春悲秋。倚老旧轩窗，看落花飞雨，赏明月中天。梦里，绕过破损的墙角，在落日余晖中，在我垣断壁的凄凉里，我看见梧桐叶轻柔飘落……“不要！”我大叫着醒来，满脸是泪。看窗外，月亮隐退在乌云后，仿佛是我怀念的黑色毛笔，沉默地将天地万物涂成漆黑。在有无数个孤寂的夜里，我看着星空，突然怔住，接着失魂落魄。老屋的窗前，总有一轮明亮温暖的圆月，在我甜甜入梦时泻下安宁的光。那时的月光，是天长地久的温柔样子。回忆若能下酒，往事便可作一场宿醉。风载着幼年的时光，在老屋微笑的陪伴下渐行渐远，和着天边云卷云舒。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忧郁，像爬山虎无数细小的卷须攀满你的整个面部。我发疯般在屋内横冲直撞，看见什么拿什么，缺了口的茶杯，拙劣的徽章，就连窗帘我也拿剪刀剪下一大块纱布来，能带走的，不能带



诗路花语

九里香叙事

颜小烟

午后，九里香把耀眼的白打开，父亲的二胡在风里唧唧呀呀地响了起来，那忧伤的曲调夹杂着缕缕幽香，在记忆的风里轻轻晃了一晃：

院子里，桂婢训斥儿子的声音时大时小，打水井的手柄还攥在弟弟的手里不肯松，母亲轻声细语的劝说，在莲雾树下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

每个黄昏，祖母都会坐在水井旁杀鱼，手起刀落，她杀好的第一条鱼，总会被她养的那只白猫叼走，然后，轻悄悄地，翻过墙头，渐渐消失在邻居家的黄皮树头。

那一次，小贞被她父亲赶出了家门，藏在泰家婆的九里香丛里不敢吭声，我给地端的那碗米饭，仿佛还沾染着童年的清香。

日子就这样被风吹远了，我想起父亲的时候，他还在爬莲雾树，九里香的白在阳光中轻轻晃了又晃。

拜谒临高居仁瀑布

李孟伦

是九天外飞来的一帘瀑布  
是李白千年的月光  
是庄子逍遥的秋水  
带着太阳怀抱月亮和星星  
深入老子的大地  
照亮了蛰伏的黑夜  
一瓣瓣的光莲花般灿烂  
灿烂了芸芸众生  
在这风生水起的地方  
让生命在生命中绽放  
普惠这方圆上千里的山川与百姓

这半空中蒸腾的水雾  
不是杜甫百年的秋霜  
是雅典娜女神呼出的灵气  
是观音菩萨手里的仙脂露  
蕴孕着苍天万年来的光辉  
成熟了不老的岁月  
在阳光抵达的地方  
有鸟语有蛙鸣有花香  
在老子的天空下  
让炊烟袅绕不断  
让大地随水年青生生不息

今天，我走近瀑布  
就走进了瀑布里，发现——  
我，不过是瀑布里的一滴水  
或许是半空中的一束灵光  
随梦蝶在水雾中羽化  
同清泉在大地上流淌

东西湖新貌（外一首）

陈良真

信步佳堤观妙景，嫣然春色耀新鲜。  
繁花玉树妍欢瓣，秀影金桥漾笑涟。  
渚影幽香弥榕岸，滩生紫气漫菱边。  
仙湖胜境人工造，悦变欣逢盛世天。

（注：蕉边，指环绕东西湖岸边的美人蕉花。）

题万绿园

妙境芳园绿映红，烟波蘸黛吐葱茏。  
花擎掠影堪熙日，彩燕翻云笑和风。  
翠伴香幽香韵重，青含艳露艳馨浓。  
一年四季游人旺，醉卧卧吧乐其中。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